

追求涉笔成趣
捡拾艺术理念
探寻文学初心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艺海拾贝”。

2023年12月23日
星期二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石风华
美编：许茗蕾
校对：王明才

一荤一素

□孔祥秋



青梅竹马之情，大抵是最真最纯的吧？多是难忘，多是回忆了又回忆。《杨花萝卜》是张大千的一幅写意小品，画面简单，却活泼有趣，似为画日常，我却认为是画情感、画回忆。张大千是笔下最丰富的画家，但无论山水草木，还是花鸟虫鱼，或是瓜果蔬菜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却尽是情怀。

《杨花萝卜》想来也不是无意之作。

了解张先生的人生初年，就懂了他的这幅画。少年那时，那个女孩与他两小无猜，只是未及花轿相迎，她却不幸病故。张大千悲痛难解，遁入空门。

回头再看这幅《杨花萝卜》，果然正是回忆。画中左边两个萝卜，端正相依，温馨有加，当是他和她。右边两个萝卜散落，一倾倒，是顽皮小儿，一微侧，当是笑意荡漾的小女。脆脆甜甜的一家子，日子多美。

这是憧憬里的画面，也正是念想的画面。

与心爱的人朝朝暮暮，这是生活；舍去万念晨钟暮鼓，这是归禅。红尘为荤，佛事为素，少年张大千已经识得荤素两味。

其实，影响这位百年巨匠的，也正是荤素两味。少年张大千因被绑架，无奈在土匪堆里混迹了一百天，使他一辈子有了江湖缘，有了江湖气。他出家松江禅定寺，经过香火缭绕百日，使他从此守佛事于心，张大千从此归大千。

匪事，大荤；佛事，大素。一荤一素走人生。

张大千一辈子行走世界各地，无论在哪，他的住所都是传统文化的构筑。西方的喧嚣是荤，东方的宁静是素，他长衫美髯步履从容地穿行在这荤素之间。

有意思的是，张大千先生给孩子取名，有的是西方表意，有的是东方内涵，也是荤素搭配。

凡有山水，都生艺术；凡有人烟，都具文化。张大千在艺术的探求里，从来不孤高、不对立。他受邀在巴黎卢浮宫举办画展期间，闻听毕加索也在法国举办画展，不顾无数友人的劝阻，执意前往拜见，从而使西方前卫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构想，融入他中国传统山水绘画思维中，完成“土”与“洋”独到的荤素调和。

中国画笔，本就是刚柔并济，注定了兼收并蓄。张大千是深懂画笔的那个人。

处于艺术高峰期的张大千，因劳作无意间伤到眼睛，几近失明，无法精准落笔，这一打击似乎葬送了他的艺术生命。养病中的他，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，见眼前的景色虚实交错，风雨纵横，忽然大彻大悟，使自己于绝境处冲出传统的藩篱，涅槃重生，从而开创了创新的泼墨泼彩大境界。

写实之眼，为荤；写虚之心，为素，具象与抽象的勾画与涂抹，传统与现代的审美融合，外在的奔放与内在的蕴藏，将荤素之彩推向了前无古人的巅峰。

《庐山图》，是张大千历时三年的鸿篇巨制，有人遗憾，说大师没能为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呕心沥血画作题跋，就去世了，这不完美。其实，对于已入艺术极致的张大千来说，他的画无需用字来解释了。题跋是荤念，画意是素心，他已经放下了一切，生命归于画，才敢于死。

八十五岁那年，张大千居所钟表，永远停在那个上午的八点十五分。罢了，一切都是虚无，众荤皆归素。

大千世界，亦荤亦素，其实也就是一荤一素而已，生是荤，死是素。

张大千有一幅字，写的是“读诗应在梅华下”。我觉得，看张大千的画也应该是这个境界，特定的荤素之心，才能品出那个味。这似乎也适用于他的情感，风流跌宕里，一段又一段的遇见和辜负，大抵也是他初心的寻寻觅觅。



水饺

□肖刚

又一次吃上了娘的水饺
那熟悉的滋味
藏在娘的水饺里
更藏在我的记忆里

娘，用那薄薄的饺子皮
为我们包过无数次水饺
那层薄薄的面皮里
包裹着娘的味道

娘老了
驼起的背有了水饺的弧度
但娘依然站在灶台旁
慈爱地笑着
看饺子在锅里起伏伏
年过半百的我
头一次在水饺里品出了娘的
温度



暖阳

□臧协爱

冬日，所有的阳光都倾泻在一个叫南墙根的地方。最好是西面的墙高一点。这样，西北风便被隔在了墙外，墙内明晃晃的，暖洋洋的。于是，所有的眼睛都半眯着，欲拒还迎，躲避却又贪婪。那抄在黑一色的对襟大棉袄袖筒里的、布满老茧的手慢慢抽了出来，一只大烟袋挂在嘴上，烟气缭绕中，“咳咳……”声把阳光震得抖了几抖，却又立即聚在一起。

阳光一如既往地倾泻着，越来越热烈。

起初是三两个人，逐渐四五个，后来便是一群。有的坐着马扎，有的干脆蹲着。后来，围着花头巾的女人也加入进来，但她们多是站一会儿就走了，就像把阳光当成了面馍，滚一身就走了，或者是当作菜园里的菠菜、香菜什么的，薅一把攥着就走了。女人们忙，没工夫消受这和美的暖阳。只有那看娃的女人，会和老头们一起晒太阳。娃儿在阳光下蹦蹦跳跳，欢实得很。

晴朗的大太阳日子里，某个南墙根都会如此聚集着一群老者，他们是那样的享受。当暖阳驱走寒意，浑身暖洋洋、懒洋洋的他们，脸上紧绷的皱纹逐渐舒展，如菊绽开。

这个画面，起码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庄里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，南墙根似乎冷清了。

如今进入冬日，农家便进入冬藏模式。家里炉火正旺，屋内如春。更多的人家因为天然气进了家门，便设了地暖，屋外飞雪，屋内短衣薄裤。南墙根成了寂寞的存在。老人猫在家里，茶水、点心、水果，甚至嗑着瓜子、看着电视，或者刷着抖音，女人大多进了城，去看娃儿们的娃儿。南墙根真的寂寞了。

但不要以为暖阳被冷落了，它是转换了季节，变成了另一种被喜欢的方式。

张家的女儿，久坐办公室，脸白如纸，出现季节性情感障碍；李家的儿子，抑郁症已经很顽固……于是，一个叫“阳光浴”的名词，悄然唤醒人们新的认知，成了好多家庭注重和实施的一部分。但季节，却换了，换得不可思议。晚春早秋，甚至酷暑六月，酷热难当，沙滩上，公园的连椅上，甚至小区的楼顶上，人们面不朝黄土，却一色背朝天。那男人能露的露，能光的光；那女人，挂着薄薄的一层，尽可能地让阳光抚慰、拥抱，直至汗流浹背。

曾经多少代人六月天里避之不及的大太阳，成了现在不少人的刚需、生活里的宝。真有些不可思议。

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”。在日益浮躁的尘世间，唯有阳光一如既往地无私奉献着，无论富贵还是贫穷，毫无选择地赐予，无论过去，还是现在，始终用宽阔的胸怀温暖和疗愈着每一个生命个体，与自然同在，与人同在。

有暖阳的日子，充满希望和激情，再平凡的生活也是丰盈的。